

时光不负：  
给每一个还在等待的你和我。

我们都曾经历伤痛，记忆里的少年，  
不够深情，却足够美好；  
我们终将被人珍藏，他骑着迷路的白马赶来，  
这么远，又那么近。

# 这么远那么近

晴空蓝兮  
作品

◆ SO  
◆ FAR  
◆ SO CLOSE


IP  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收录《良辰诤可待》《这么远那么近》《末路相逢》合体番外  
随书附赠精美明信片

# 这么远 那么近

晴空蓝兮  
作品

—  
◆ ◆ ◆  
SO  
FAR  
SO CLOSE  
—

  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唐山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么远那么近 / 晴空蓝兮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5.10

ISBN 978-7-5511-2513-0

I. ①这… II. ①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31399号

书 名: 这么远那么近

著 者: 晴空蓝兮

责任编辑: 李 爽 刘燕军

责任校对: 杨丽英

装帧设计: 商块三 顾 红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3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2月第1版

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513-0

定 价: 25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- 001 | **第一章**  
她并不怕叶昊宁，只是不想见到他，在这里，在此时。
- 016 | **第二章**  
陈耀，分别了两年又九个多月的陈耀，终于回到她的面前，带着熟悉的微笑和气息。
- 030 | **第三章**  
她和他，简直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。
- 046 | **第四章**  
一双墨色的眼底甚至都有微动的光华，看向她说：“像你这种程度的，刚刚好。”
- 061 | **第五章**  
已经隔得那样久远，如今回想起来却不费吹灰之力，可见那一段时光有多么美好，美得深深烙进记忆里，不忍擦去。
- 076 | **第六章**  
他以前也说她傻。第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就这样说过，你怎么那么傻，仿佛带着无奈和讶异。

# Contents 目录

- 
- 089 | **第七章**  
他沉默了一下，突然说：“……小颖，我们和好吧。”
- 102 | **第八章**  
陈耀，那个白衣胜雪的俊朗男人，现在真的应该已经走过许多地方的路，行过许多地方的桥了吧，那么，他有没有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？
- 122 | **第九章**  
叶昊宁的出现竟是这样的及时，恰恰成了那个牵引她迈步向前的人，又仿佛一道救赎，让她看到出路和希望。
- 138 | **第十章**  
每个人，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，却欲盖弥彰。
- 152 | **第十一章**  
她的心里装着一个人，而那个人，一定不是他。
- 167 | **第十二章**  
她真的笑起来：“你就真这么无聊？”声音压得低低的，心里忽然升起某种愉悦的快感，因为终于能见到他无奈而又挫败的样子。

180 | **第十三章**

她看不出他有多好，心思倒是深沉得可怕，时常将她玩弄于股掌之间。

196 | **第十四章**

白衣胜雪，最终还是被漫漫烟尘给掩盖淹没，从此脱离了她的世界。

212 | **第十五章**

她并不是才发现他有着不为自己所知的过去，但却是这几年来第一次发觉，自己竟然很在意。

227 | **第十六章**

如同他的存在是一种习惯一样，记住他曾经所有的好也成了习惯。

241 | **第十七章**

她不敢问，没有勇气问，因为她从来都不是个勇敢的人。

254 | **第十八章**

在需要相爱与信任的婚姻里，或许她和他，全都不是合格的参与者。

# Contents

# 目录

268

## 第十九章

他爱与不爱她又有什么关系？他最后还是用生命保护了她，而她只要他没事，只要没事就好。

283

## 第二十章

最初，只是将他当作自己的救赎，谁知道，他给她带来的，却是一方真真切切的全新的天地。

302

## 尾声

“我觉得，有时候我们沟通很有障碍。”“不会。”  
身边那人似乎很勉强才收住笑容，然后语气认真地说：“亲爱的，我却觉得现在这样刚刚好。”

310

## 番外

启明星幼稚园之叶昊宁&苏良辰&江允正



*So far So close*

侍应生终于将咖喱蟹端上来的时候，肖颖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其实十分想发一顿脾气然后拂袖而去，但最终仍是挤了个笑脸说：“谢谢。”

这家泰国餐厅的上菜速度是出了名的慢，可偏偏许一心是常客，对这里的招牌菜赞不绝口，几乎百吃不厌。

对此肖颖感到十分佩服，只因为自己对食物的爱好一向变化多端，就连平时在家里做菜也要对着菜谱研究，争取每天换花样。

而许一心令她佩服的另外一点，便是非常能说，从来的路上开始，唠叨几乎就没停过。

在某个名字在耳边出现无数次之后，肖颖终于忍不住，不耐烦地劝道：“别提他了，好吗？让我安安静静地吃餐饭吧。”

可是，这位闺蜜到底还是不肯放过她。

在休息了十来分钟之后，许一心从洗手间回来，刚坐下便说：“猜我刚才看到谁了？”

她一时好奇，顺口就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叶昊宁。”



“许一心！”她终于抬起头，“你是存心让我不痛快，是吧？”

“你别不信，真是他！奇怪吧，我刚才也以为看错了呢，他怎么会跑到B市来？”

肖颖的动作停了停，过了一会儿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有什么好奇怪的，也许他在这边有生意。”她说的是也许，只因为连她自己都不清楚，叶昊宁的工作范围究竟覆盖了多少地方。

其实她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，他从来不会告诉她，而她也总是兴味索然。或许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会导致最终的分开吧。

刚端上来的咖喱蟹香气四溢，她却好像突然没了胃口，放下餐具喝了口水，漫不经心地从窗边望下去。

几十层的高楼，底下车水马龙，全都汇成细细的黑线，在拥挤的道路上缓缓流动。远处的夕阳染红了半边天空，空气中仍浮动七月末燥热的分子，这种时候待在清凉的餐厅里实在是件乐事，可肖颖却忽然想要尽快离开。

她并不怕叶昊宁，只是不想见到他，在这里，在此时。

可是该来的终究还是躲不过，就在结完账等电梯的时候，她从光可鉴人的金属门板上看见了那人修长的影子，他从后面步态从容优雅地走过来，就停在她们身后。

显然许一心也看到了，迅即用手肘顶了她一下。她在心里苦笑，哪里还用得着旁人提醒？她对他已经熟悉到闭着眼睛只听脚步声都可以分辨出来的地步。

可是伴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，她倒是从没见过。

倒影在金属面上有少许的扭曲变形，但她还是能够确定对方是位高挑纤瘦型的美女，穿着很妥帖的夏装连身裙，颜色是无云如洗的天空色，两个人身高匹配，挨得极近。

真是一对璧人。

进电梯的时候，肖颖站在最外侧，伸手按了一楼的按钮。很快，身后便又伸过一条修长的手臂，堪堪擦过她的腰际。那只手指同样修长匀称，将地下一层停车场的按钮点亮。

她目不斜视，只是微微侧了侧身，两只手很正统自然地交叉在身前，一动都没动，仿佛真是陌生人。

然后，电梯缓缓下行。

等上了计程车，许一心终于忍不住，显然就快憋坏了，长出一口气说：“我真服了你们了。”然后又摇头叹道，“真能装啊！我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！”

可肖颖却想，也不枉和某人认识相处了这么久，默契好歹还是有一点的嘛。在这种场合，又正是敏感时刻，他带着位女伴与她狭路相逢，那么装作彼此不相识，大概真是最好的选择。

谁知没过两天，却再次见到那个人——叶昊宁。

那晚恰逢公司举办周年庆祝酒会，一部分员工被告知要盛装出席。

其实肖颖来这家公司的时间不算长，许多人事关系都还没处理清楚，既然上级这样通知了，她当然也不好违逆，只得推了原定的约会，又匆匆上街去买衣服。

刷卡的时候，多少还是有点心疼的，只后悔为什么当初没多带些行李来B市，家里明明还有许多小礼服和鞋，几乎都是全新的，最

多只上过一次身。

因为叶昊宁似乎有个习惯，总喜欢让她穿着新衣服去参加大大小小的宴会，并且，从来不许重复。

家中的衣服自然也就多了起来，连衣帽室都是一人一间。

偏偏他的记性又极好，有时她因为自己的喜好，便暗地里耍一点小花招，穿件旧的妄图蒙混过去。比如，换一套配饰，或是几件之间交互着做另一种搭配，明明有耳目一新的感觉，却总会被他一眼看穿，于是不得不回去脱掉重换。

后来有一次，肖颖向许一心提到这事，许一心却说：“多配啊。你们俩，都是喜新厌旧的主。”当时她正在搜寻餐牌里的新菜式，听了不由得一愣，不但没法反驳，心里竟也突然很有几分赞同。

总需要有某些相似的特质，原本陌生的男女才能走到一起吧。当然，如果这也能算是一种特质的话。

外企的酒会办得十分专业而热闹，可是肖颖穿行于这盛大的场面之中，却觉得百无聊赖。

到处都是正统的西装礼服，云香鬓影，举着酒杯谈笑风生，似乎每一张面孔都是相似的。她认人的本领一向不高，这时更觉得头痛恍惚，想要去找平日里要好的同事，谁知才走了两步，便听见身后有人叫她的名字。

公司总裁是外国籍的华裔男士，朝她招了招手说：“Fanny，过来一下。”

她转身，目光飘过去，恰好对上那双熟悉深邃的眼睛。

他为什么也在？她着实一愣，可脚步还是向前迈去。

总裁说：“叶总是特意从C市赶来参加我们酒会的。我记得，你以前好像也是C市的？”

当然，人事资料上写得清清楚楚。她只好点头。

“那正好，一起陪陪叶总。这样说来，你们二位算是老乡了？”

她笑了笑，说：“我的祖籍在另一个省，是后来才迁去的，只在C市待了几年而已。”

叶昊宁端着酒杯站在一旁，闻言微微眯起眼睛，水晶吊灯之下的目光深不可测。

居然这样急着和他撇清关系？于是极轻地笑了一下，适时插进话来：“即使不是老乡，那也算是有缘了。我想，待会的第一支舞，能不能请您一起跳？”

肖颖用余光看到总裁脸上的笑容，想了想，也扬起嘴角点头：“我很荣幸。”

真是说到做到。舞曲响起第一个音节的时候，肖颖便被他拖到场中央，开始了华尔兹的旋转。

她本来晚上就没吃什么东西，又喝了一点酒，身上正微微发凉。此时叶昊宁的手托着她的腰，掌心温热，那份温度就透过极单薄的衣料熨帖在肌肤上，竟然十分舒服。

她下意识地往后靠了靠，他的声音就从耳边低低地传过来：“我怎么不知道你的英文名叫作什么Fanny？”

因为语气中带了点调笑，让她觉得更像是嘲讽，于是选择闭着嘴不出声。

他又说：“Fanny，自由的人。真可惜，与你目前的现状有点不相符。”

她抿着唇一咬牙，挣了挣，他的两只手却将她禁锢得更紧。

“乖，别动，好好跳舞。”明明那样用力，头顶传来的声音却轻柔得近乎蛊惑。
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她终于抬头，乌黑漂亮的眼睛里有隐忍压抑的怒火，“或者说，你大老远跑来这里，究竟想要做什么？”

“我想做什么？”他微微扬起眉，英俊的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，“如果说只是因为想你了，你会不会相信？”

她冷下脸不回答，他却似乎一点儿都不受影响：“既然连这点信任都没有，又何必问这么多呢？”脸上笑容更盛，只是眼底太幽深，那抹笑意并没能传达到那里。

酒店大堂金碧辉煌，华尔兹音乐婉转悠扬，华服美裙，到处充斥着美好醉人的香氛，在这样的气氛里，实在不适宜争吵。

肖颖或许是有了这层认知，又或许只是突然觉得累，酒精和香水混合的气味让人疲于思考，于是渐渐沉默下去。

他在他的怀里，被那样熟悉的气息环绕着，仿佛身体里每一根神经都在松懈，于是任由叶昊宁将自己带着满场起舞。

结果一曲完毕，众人停下来，肖颖退到墙边微微喘气。

叶昊宁站在一边冷眼旁观，只见她的背脊在眼前轻轻浮动，线条单薄柔弱，那只垂在身侧的手都抬到了半空中，可终究还是不动声色地插回口袋里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体力太差。”

她最近是真的缺乏运动，新的工作环境和人事关系，已经足够让她疲于应付。周围的同事个个优秀，处在竞争压力颇大的陌生氛围里，哪里还抽得出时间去健身。

本来上周许一心约她去晨跑，结果她想都不想就一口回绝掉。每天神经紧绷，早上唯恐不够睡，连叫醒闹钟都需要设两三个才行。晨跑？这么奢侈的运动，离她实在很遥远。

许一心送来一个鄙夷的眼神，说：“真是猪啊。”

“别说那个字。”她当时脸色不快，有点孩子气，“讨厌那样的形容。”

“怎么，以前大学里这样叫得还少了啊？那时也没听谁说讨厌的。是不是勾起你不愉快的回忆了？是不是叶昊宁也这样叫过你？现在你们相看两相厌，所以‘恨屋及乌’了？”

“自己去翻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吧，我没空理你。”她抽出一本杂志，靠在床边装模作样地读起来。

事实上，叶昊宁确实这样称呼过她，不过那只是当初刚认识的时候。那时他似乎很爱和她开玩笑，到了后来，就渐渐少了。

这世上许多事都在经历着由盛转衰的过程，通常高潮过后，便是令人惋惜的萎靡，到最后重归于零，一切又回到初始状态。

而她与叶昊宁，似乎就正在走向衰亡的终点。

酒会还没结束，肖颖便悄然退场，先去化妆间将之前的宴会妆卸掉，又抹了随身携带的护肤品，才踩着磨脚的高跟鞋走出酒店大门。

外面依旧灯火通明，连低矮的花园和草坪间都有莹白的灯光，只是空气闷热异常，云层压得极低，看样子似乎是暴雨来袭的前夕。

叶昊宁的车就停在门口，她竟然不知道他何时也溜了出来，明明刚才还与她的总裁交谈甚欢。

车窗徐徐降下，叶昊宁只留给她一个侧脸，并不看她，也不主动开口说话，车内猩红的火光微闪，很快就有淡淡的烟雾飘出来。

似乎极有耐心，只是在等她上车。

这样闷热的天气里，放着名贵好车不坐，偏要去拦计程车，这简直是在和自己过不去。因此肖颖只想了想，便拉开车门坐进去。

结果却是引狼入室，叶昊宁一路跟着进门，她面无表情地瞪他：“你干吗不去住酒店？”

得到的回答是：“我临时才决定要过来，订不到房间。”

这倒是事实，最近正在开会，到处人满为患，早在几个星期以前就有在本市做酒店业的朋友说，他们的房间已经通通预订出去。

可肖颖还是保留了三分疑问，心想像叶昊宁这样的人，一向是非五星级不住的，她可不信这时候就连一间房都找不到。

但此时想再多都已经晚了。叶昊宁虽是第一次来，却放松随意得仿佛回到自己的家，扯了领带随手丢在沙发上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我先洗个澡。”

他身上那件竖条纹的衬衣还是她去年买的，好像西装也是，但她记不太清了，因为他颜色和款式类似的衣服太多。

只是在那一刹那，她似乎有些恍惚，真以为还在C市的那栋大房子里呢，下意识地便“嗯”了一声，转身要去给他拿换洗衣服，直到走了两步之后才陡然醒悟过来，顿住脚步，只见叶昊宁也正望着她，一双漆黑狭长的眼睛在灯光下更显得深邃异常，嘴角微挑，仿佛心情不错。

她心里却着实恼火，为他的突然出现，为他的不请自来，更为这长久以来养成的一时半会儿无法改掉的习惯。

但是最终还是不得不帮他准备寝具，连前阵子才新买的被套都拿出来，可某人还是非常不满意。

更确切地说，应该是不屑，或者是愤怒。

“你要我睡在这儿？”发梢还在滴水，叶昊宁的眼角却仿佛结着冰。

“不然呢？”她也语气不善，假笑道，“你总不会是想让我睡沙发吧？”明明分开没多久，怎么连一贯的绅士风度都没了？

他面无表情道：“肖颖，需不需要我提醒你，卧室里的床才是睡觉的地方。”

“不行。”她无视他沉下来的嘴角，丢下枕头转身要走。

“理由？”

“我们不能睡在一起。”

话音刚落，她的手便在下一刻被攫住，力气并不大，却足以令她无法挣脱。

叶昊宁的脸色彻底冷下来，在鹅黄的灯光下线条僵硬，声音低凉：“为什么不能？别忘了，你是我老婆！”

“恐怕是你忘了，我们正在分居。”她也不甘示弱。

“只是分居，我们还没离婚！”最后两个字的音量终于扬起来，他才发现自己的情绪竟然有些失控，不禁微微闭了闭眼睛，将胸口的怒火强行压制下去，然后重新平心静气地看她，声音略低，“别闹了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很累。”说完放开她，自顾自躺倒在大床上，留了右侧的位置出来，那是她一直以来所习惯的方向。

或许他今天是真的累了，闭上眼睛似乎很快就熟睡过去，呼吸悠长均匀。



肖颖站在床边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其实心底有一瞬间的柔软。将近两年的婚姻关系，他却极少在她面前露出这样疲惫的一面，此时大半张面孔陷在阴影里，脸上的神情安宁得近乎有点儿不真实。

即使心里仍旧别扭，但终究还是不忍心去吵醒他，只好去拿了条专门吸水的干毛巾来，动作略带小心地替他擦拭头发。

第二天照例和许一心吃饭，肖颖一时没忍住，就把这事说了出来。

结果引来意料之中的惊呼：“这么说来，你们和好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一心一意地切着黑椒牛排，谁知刀子正好卡在一大片筋上，怎么拉都拉不动，她有些气恼地停下手，抬眼便见到对面那人一脸期待的样子，不禁没好气地撇了一下嘴角，“他就住一晚，今早已经走了。”

大概是天还没亮就离开了，那时正是她最好睡的时候，所以一无所知。只是醒来之后看见空荡荡的枕畔，才不免觉得奇怪，因为叶昊宁向来不早起，今日算是破天荒，而且居然连招呼都没打一声，也不知这么匆忙是干什么去了。

但许一心显然不认同，只说：“可是你们在分居啊，小姐！难道你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来B市工作？不是打算彼此冷静一段时间，然后就离了吗？现在又让他上了你的床，这算怎么回事……”

她的声音一向大，无所顾忌的样子，肖颖分明看见旁边餐桌的客人正微微侧目，连忙轻声细语地打断她：“公众场合，注意点影响好不好？再说我的床那么大，各睡各的，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

“不可能吧。”许一心不相信，眼神斜斜睨过去，“你搬来这里少说也有一个多月了，如今好不容易见了面，竟然会相安无